圖書館的奇遇

圖書館，每天迎接着一批批的讀者。他們像農夫，在那田畦間辛勤地耕耘；他們像蜜蜂，在那花叢中辛勤地採蜜。他們都有美好的收穫。

星期六下午兩點鐘，一個高個子的青年手裡拿着一個鷄皮紙袋和幾本書，匆匆地走上大會堂圖書館。

他是這裡的常客了。週末下午，他常常會來一趟。同事、朋友說他是蛀書蟲，他自己也承認。他認爲圖書館是他的精神寶庫，對圖書館，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。十幾年來，他們已經是老朋友了。

本來，他還有一本書沒有看完，可以過一兩天或下星期大才到圖書館來的。但是，他不想過期被罰錢，同時，還有另一個原因，使他今天要到圖書館來一趟。

因爲連續兩個週末，他都在圖書館見到一個女孩子，很面善。今天，他希望能再碰見。把手中的鷄皮紙袋放在貯物處，他推門進了圖書館，先交了借來的書，然後他就在書架中閒覽，選擇自己需要的書籍。暫時，他把要找那個女孩子的事忘了。

突然，透過書架上的空隙，他瞥見了一張清秀的臉孔，頭髮稍長，雙頰豐滿，高高的鼻樑上架着一副圓形眼鏡，那不是她嗎？他心裡有點欣喜。他往視着她，她也發覺了，但望了他一眼，就走開了。

——她好像認不出我呢！

他有點失望——算了，她認不出，如果我這樣上前跟她打招呼，太冒昧了，一定會嚇跑她。

他繼續在書架上翻着，暫時不去想這件事。

從「中國現代文學」的書架走到「西洋文學」那邊去，他仍然在專心尋找着自己喜歡的書。

「西洋文學思潮」，唔，可以看看——他伸手去拿。（一）

短篇小說。夏洛秦

心之人

天主搜鈎天 冬霜 鳳

三四五：夫妻合貌離先神其

原來維爾蒙大律師帶着新娘去意大利三個港灣度蜜月時，清水已經回來了巴黎，家人對她說男主人已許久沒回家了。她一笑置之，以爲保和或者去了德國，或者有事到馬賽去了。她急於想見保和，因爲有了重大的變化。她到王治功和馬丹姆府邸去詢問，管家的說主人兩位可能本月內從東方回來。她原是認識維爾蒙的，也因爲馬丹姆的關係，但偏偏也去旅行去了。她候了七天，才從兩家中國大酒樓探聽到，他們原是認識大名鼎鼎的清水的，說開辦了一所學園，規模不小，是專教烹調學的，這更使清水不明了。

她尋到瑪麗娜學園，沒料到李保和是董事兼教務長，見面了。保和道歉說：「爲了來學園近，住了高等教職員宿舍。」他陪清水離了學園，一同回到家裡。李保和有心病，但清水却也有重大的心事須想辦法說出來。她忽然客氣地問：「馬丹姆同王治功去東方，還沒有回來呢，我原有話要請他們轉達你——我已正式入了法國籍，而且有了新變化……。」

「啊！是我對你不起，但你去了美國後，又忙着爲皇家繪畫，去了英倫……。」他還以爲清水聽到一些他的挑色新聞，所以先說一些道歉的話。清水與他久別，現在非但不親吻，反而十分客氣，忽然止住保和的說話：「你不認識同馬丹姆遺產案的維爾蒙大律師吧？」保和吃驚了，他不能說是去康城火車上認得的，只含糊道：「好在像馬丹姆那裡見過這人。」清水忙道：「那就好，但他須兩三日後回來，去旅行去。現在我先自己向你說明吧，我由於生理上不能爲你生女兒，內心一直不安，現在我決定讓你獲得另娶的機會，希望由律師公正，我們辦分居。」

保和完全明白過來，但仍以爲是自己另有不止一個情婦，給清水知道了，他只好默然了一會，正想問話時，清水却正經地說：「的確，我們用君子協定，我贈你十幅我的油畫和水彩，總之，我賠償你，並道歉！」她沒說出要改嫁青年蘭開夏爵士，保和只好不發表意見，便又離去了。

就在三天後，維爾蒙回來了，辦了公証，她贈他十幅畫，兩人簽了字，現在我先自己向你說明吧，